



2201

# 红山人

任斌武

821  
2201

# 紅 山 人

任 斌 武



解 放 軍 文 艺 社

一 九 六 五 年 · 北 京

## 內容提要

本书是青年作者任斌武同志的短篇小说集，收入了他近几年来发表过的十一篇作品。

作者长期在海防部队工作，熟悉斗争生活，热爱海防战士和民兵。他用生动的笔墨，塑造了海防线上各种先进人物的艺术形象。作品的主题新颖，寓意较深；题材也比较宽阔，生活色彩浓郁，亲切动人。有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后，曾获得好评。如《开顶风船的角色》表达的不断革命的精神，《高高的山峰》体现的“四个第一”的思想，《风云港》反映的自力更生的精神，《迎春曲》揭示的追求新鲜事物的思想，等等，都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### 紅 山 人

---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

(北京定阜大街三号)

字数 11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

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50,000册 定价(3) 0.50元

---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零七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统一书号10137·100

定 价(3)0.50元

## 目 次

开頂風船的角色 .....	1
小交通 .....	18
路 标 .....	32
高高的山峰 .....	51
黑浪山的主人 .....	67
桥 .....	86
風云港 .....	102
哨灯的故事 .....	118
种 籽 .....	133
迎春曲 .....	143
紅山人 .....	162
往生活的深处开掘，真正理解英雄人物（代后記） .....	177

CAAS6110

## 开頂風船的角色

海防委员会組織的射击比赛大会很快就要开幕，团里交給我一項任务：去小鷹山选拔一名真正过得硬的射手，代表小鷹山出席大会。

說起来也实在巧，不早不迟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象一陣風似的傳开了一个消息：神枪手魯牛子倒台了。这消息真是出人意外，在远近几十个大小島屿上，誰不曉得百次射击百次优秀的魯牛子？誰不曉得他那一口气打落三只海鴨的快三枪？常言道：“耳聞是虛，眼見为实”，魯牛子創造射击优秀成績那陣子，我正下放在小鷹山当兵，而且跟魯牛子是同班战友，一道尝过甘苦，共过喜忧。因此，接受了任务之后，我很自然地把魯牛子当作一个主要选拔对象来考虑。打心里說，我怎么也沒料到他会倒台。然而，風不来树不搖，无風海上不起浪，那消息說得有根有梢，說魯牛子打今年以来，射击成績突然下降，在最近島上組織的选拔赛中，又輸給了西端小分队的陈冬春。原因么，說主要是练得不勤了。

小鷹山是个偏僻的小島子，东西两端分駐两支独立小

分队。魯牛子就在島子尽东头的东端分队。我上島时，西沉的太阳已經偎近山岬，随風送来一陣陣 瞿瞿的哨子声。举目望去，东端分队的操場上，正在进行一場緊張的篮球賽，双方隊員正在拼命地追逐着、爭奪着、叫嚷着，真是“寸土不让”。我知道牛子是小分队里的“头号球迷”，經驗早告訴了我：听到哨子叫，就上球場找，保險沒錯。于是，我抄着小路直奔球場。近前看了看，完全出乎意外：牛子不在。一个站在場外看熱鬧的战士告訴我說：“他呀，如今改行啦，尽关在屋里头学大姑娘哩！”我听了好生奇怪，心里說：魯牛子难道真的变了样？我沒有打攪运动場上的人們，徑直来到了营房里，打算找牛子聊聊再說。

那时，正是飯后的游戏時間，宿舍里靜悄悄的，沒有一絲响动。我进門一瞅，发现靠里边角落那張双层床的底层，坐着一个战士，正低着头做針綫活儿，腰背弯得象張弓，可头还是紧抵着床頂儿。一看这份个头，我就猜了个八九：准是魯牛子。走上前一瞧，可不，一張黑古溜秋的脸膛，两道又粗又厚的眉毛，正是他。好家伙，在上袜底呢！他那又粗又硬的指头，滿把攥着一枚綉花針，东一針西一針地縫着，不知是累的还是憋的，嘴巴閉得紧紧的，鼻孔里吭嗤吭嗤直往外出粗气，牙根子咬得咯吱咯吱山响。看着这副姿态，不禁使人联想起“黑李逵乔扮娇娘”的故事来。我忍不住噗嗤笑了，上去朝他脊梁上揆了一拳头：

“唏！你这出的什么洋相？”

牛子楞怔了一下，一双黑乎乎的大眼睛朝我忽閃了两

忽閃，咧开大嘴笑着：“哟，哟……你，你到我们这里干什么，你？”

“哦，有你这大名鼎鼎的神枪手，我不来看看还行！”

“哟，哟，开什么玩笑，咱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說着又低下头做起他的針綫活来。我湊近細看了一眼前他手里的那只袜底儿，針角儿歪三扭四，七长八短，簡直不成个样子。我毫不客气地迎头給他潑开冷水了：

“算了吧，你这大粗指头玩不得絲綫，別遭这份洋罪了！”

“慢慢来么，兴許把它磨細了呢。”

“噢哟，稀罕！”簡直使人不敢相信这話是从牛子口里說出来的。我怀着几分惊疑的心情，又細細端詳眼前的魯牛子。他还是那股楞头楞脑、憨里憨气的劲头。我脫口問道：“牛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？”

他咧着嘴笑了笑，沒响。扯了几句閑話，我就单刀直入地詢問起射击情况来了。他毫不思索地回答說：“可不，差得远哩！”

“差多少呢？”

“不及格。”

“不及格？不至于吧？”我心里这样想着，就順口讲了出來。

魯牛子沒吱声，順手从床头上拿起一支騎枪递给了我。我茫然地接过来，上下打量了打量，只見枪托上貼着一張小小的成績紀錄表，表上的小方格里画着一行“▲”和“×”的



記号,其中“×”号居多,无疑这是一种不及格的标记。因为怕伤害了这位老战友的自尊心,就没有再追问下去。我把枪轻轻交给了他,把话转了转弯,说:

“听说你跟西端分队的陈冬春比赛了一场?”

“嗯,人家五发五中,我只中了三发。”

“哦?——那,”他的回答使我心里嘎瞪一震,“是什么原因呢?”

“原因还不简单。”他胸有成竹地回答说,“技术不过硬呗。”

话谈到这里就不前不后地抛了“锚”,看来一切都象传说的那样:鲁牛子是不行了。我困窘地呆了好久没搭上腔来,牛子却依然在不紧不慢地嗤啦嗤啦上着袜底儿。眼瞅着他一针一针好不容易把一只袜底上完了,我跟着舒了口气:“嗨——可别再遭这份洋罪了!”谁知道,袜底上完之后,他连看都没看一眼,又“嗤啦”一声撕掉了。我定睛一看,原来他手里那只线袜还是崭新的,根本就沒破。我惊疑地问道:

“咦?你这搞的是什么名堂?”

“搞什么名堂?”他憨乎乎地瞅瞅我,神秘地笑了笑。“开顶风船嘛,不是?”

“开顶风船?唔——你还开顶风船啊!”

鲁牛子一句话唤起了我的记忆,二年前那个“开顶风船”的角色又在我的脑际活现起来……

## 二

二年前的春天，我下放在这个小分队里当兵。我們班里补来了一个黑鉄蛋似的新战士，比現在的牛子矮一头，小家伙楞头楞脑，一身的牛勁，来到班里整天摸 摸这个，动动那个，一双手怎么也不肯閑着。我觉得这小鬼挺有趣，便搭訕着問他：

“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儿？”

“牛子！”一双黑眼睛朝我忽閃了两下。

“几岁了？”

“十八！”

“在家里干什么！”

“犄魚！”

几句话就象一块块梆硬梆硬的石头蛋子，噗哧 噗哧 朝我扔了过来，逗得全班同志好一阵笑。可牛子自己却一点也不臉紅，一双大眼瞅着大伙，板着个臉儿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，犄魚怎么啦？就是犄魚！”

在欢迎晚会上，班长叫大伙互相介紹介紹。同志們都把自己的名字、性格介紹了一番。輪到牛子了，他没头没脑地介紹說：“我没有性格，阿爹說我是个‘开頂風船’的，我就是个‘开頂風船’的！”几句话又把全班同志逗笑了。

誰說牛子沒有性格？他是漁民的儿子。表面看来靜靜的，不声不响；其实他生就一副“开頂風船、撒迎头网”的脾

性，象一匹烈馬一樣地急躁、暴烈。要辦的事，非一口氣辦成不可；想學什麼，非一把抓到手不成。來到部隊，槍剛發到手里，就想當神槍手。然而，事實是一點也不給人留情面的，牛子第一回上靶場不折不扣地推了個“光頭”。那天打靶回到營房，忽然發覺牛子不見了。根據他的脾氣，我順着原路回到了靶場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他正坐在海邊一塊苜蓿地里憋氣哩，槍靠在肩膀頭上，兩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遠處的大海出神，眼角里還挂着兩顆黃豆大的淚珠子，一隻手在不自覺地扯着苜蓿葉兒，地上已經扯了一大堆。我上前撿了他一把：

“好個牛子，靶沒打好，還在這里破壞群眾紀律，好啊！”

“開什麼玩笑！”他把身子一扭，轉了個方向，又朝着那邊發起楞來。

魯牛子就是這麼犟，有什麼辦法呢，我只好在一邊坐下來，挖空心思地開導他。開導了半晌，他氣乎乎地說：

“你說，那麼大個靶子，我為什麼打不上？”

“這很簡單，你的技術不過硬唄！”

他撩起衣袖把兩顆大淚珠子一把抹去：“好，你說吧，怎麼就過硬啦？”

好大的火氣，聽這話味，就象我不讓他打好靶似的。我告訴他，馬上要打第二練習了，第二練習是无依托射擊，頂要緊的是必須把臂肘練硬。嘿，這一提不要緊，魯牛子那股“開頂風船”的犟勁可就來了：人家攀單杠練臂力，他嫌不過癮，索性成天价吊在雙人床上蕩秋千；人家趴在地上練拐

时，他嫌不解渴，干脆抱起肘子朝石头墙上撞，棉衣袖 子綻出棉花还是撞，棉絮撞透了露出拐肘子，他还照样撞……。誰若是問他：“牛子，你为什么要当神枪手呢？”他狠 狠 瞪你一眼，理直气壮地回答說：“当个海防战士，枪都打 不好，那还算个啥东西。我就是要爭这口气！”这番“頂風船”总算让他开着了，就那个第二练习起，魯牛子优秀的射击成績就开了紀錄，不久就练成了“鉄优秀”，当上了神枪手。打那以后，“开頂風船的角色”这个称呼，也随之在小分队里傳开了。

怎么会想到，魯牛子如今竟然象大姑娘似的 玩起綉花針来了呢！誰会曉得他这又开的是哪份“頂風船”？

我跟牛子拉着呱，不知不觉天色已經黑了。回到值班室里，見小分队的分队长徐进同志早已回来了，于是又跟他簡單扯了扯。我一提到魯牛子，徐进同志就怀着明显的抱怨情緒对我說：“他还是那股犟勁，真是生性难移，神仙也沒法治。”他告訴我的情况是：魯牛子打今年由海防 委员会集訓回来，一得空就盘腿打坐地做針綫；要不就端着支枪不声不响地趴在地上，既不练瞄准也不练击发，就象被釘子釘在地上似的，一趴就是半晌……。就这么，射击成績急遽地下降了。談到前几天跟陈冬春比賽的事，徐进同志說：“进入陣地之后，磨蹭来磨蹭去，直磨蹭了好久，結果只打了三枪，裁判員的哨子就响了，限定的時間过头了。这个兵整天不吭不响的，真叫人有点捉摸不透，你跟他談談，他只会傻笑……”

听了徐进同志的这番介紹，我觉得这其中必有文章，武

断不得。因而，我建议明天由我做裁判，组织牛子与陈冬春重新比赛一场，还是按海防委员会规定的条件，打海上动荡目标。这个建议得到了徐进同志的支持。

### 三

变幻莫测的海岛气候，象是故意给我这个当裁判员的出难题，刚过午夜，海上又起了大风。天还没亮，我就被门外呜呜的风吼声和山下唧唧唧唧的浪涛声闹醒了。

吃罢早饭，我，牛子，还有徐进同志等人一起来到了海边。西端分队的陈冬春他们已经等在那里了。我停住脚朝海面上瞅了一眼，好家伙，海浪借着风势涌起一片腾天的浪峰，远处两只隐约可见的小靶子跟空中飞人一般在浪涛中窜上窜下，仿佛在存心和我们挑战。射击场上的信号旗被风卷得呱呱呱呱直响，它告诉人们，今天刮的正是那种使射击手头痛的横风。

看着这风，瞅着海上的靶子，有人一再提议改期举行这场比赛。

我也有些犹豫了：风大浪高能不能打好？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射击，得靠射手自己用实践去摸准“修正量”，因此最先射击的射手必定吃亏。而参加比赛的只有两个射手，一弹之差，就足以决定胜负。该让谁先打呢？我反复端量着眼前的两个射手：鲁牛子枪靠右肩坦然地坐在地上，眼睛盯着海上的小靶子，默默地等待着命令，仿佛一切都不在话下；

陈冬春蹲在沙滩上，手里拿着一块石片往地上划着，似乎正计算着什么。这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也是个不說不道的人物。听人們介紹，他是个“后起之秀”，也练得一手呱呱叫的硬功夫，尤其是对海上目标的射击，更是拿手好戏。这场比賽可真是势均力敌。打心里說，我暗暗为牛子担心。

我正处于迟疑不决的时候，耳边响起了憋声憋气的报告詞：

“报告裁判員，射手魯牛子射击准备完毕！”

我轉眼一看，魯牛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經进入了陣地，端着枪朝目标瞄了好一陣子了。我信口問道：

“怎么样，牛子？”

“打！”牛子的語气果断而又坚定。

“好！”牛子促使我下定了决心，我决然地把手里的指挥旗往空中一举，发出了射击口令。

牛子不知是沒有听清我的口令还是怎么了，好大一会沒有开枪；我又把口令复述了一遍，他还没有开枪，直到最后的一刹那枪才响了。我举起望远镜一看：糟，靶上沒有找着彈着点，这第一枪恐怕是脫靶了。我連忙喊了一声：“停！”让牛子停止了射击，把情况告訴了他。这一来，場上的人們騷动了，那些提議改期比賽的同志，又一次申述了他們的意見。顿时，乱糟糟的念头一个一个从我脑子里閃过。我咬了咬牙又問道：

“怎么样，牛子？”

“打！”他回答得依然是那样地果断、坚定。

我又把指揮旗一舉，牛子一口氣把剩下的四發子彈打了出去，結果全命中了。場上爆發了一陣熱烈的掌聲。因為五發四中已經是優秀了，何況這個五發四中是從虎穴里掏得的虎子！牛子提起槍來不慌不忙地退出陣地，走過去附在陳冬春的耳根上嘀咕了幾句。陳冬春激動地朝他笑了笑，上去打了個五發五中，於是場上又引起了一陣劇烈的騷動。我完全沒料想到，這場比賽的結果竟會是這樣！

我還沒有正式宣布比賽結果，場上的人們就喋喋不休地議論開了，有人建議讓牛子再補打一發，有人主張重新比賽一次。而牛子呢，既不同意補打，又不肯重新比賽，他一口認定這場比賽陳冬春贏了。……我怎麼也沒想到這場兩個人的比賽竟然如此複雜，叫我這裁判員怎麼決定才是呢？沒等我把意見考慮成熟，事情居然又發生了意外的變化！

報靶員把靶子拖上岸檢查了一遍，發現牛子打的那個靶子腦袋的右邊還有一個彈着點。這發子彈也真夠搗蛋的了，它既不象其餘四發那樣從人形靶的腦袋中穿過，又不甘不遺蹤跡地悄然飛過去，而是別出心裁地從人形靶的右上方豁開一個指尖大的口子。看了這個彈着點，人們的議論更熱烈了。多數人的意見是：這應當算命中。咋呼得最響的是陳冬春：“要算的！要算的！風這樣大，第一發等於閉着眼睛摸的，這就很不簡單啦。要算的！”

牛子呢，根本沒有注意人們在爭論些什麼，他仔細瞅了瞅那個彈着點，又用手指頭去摸了摸，咧開嘴笑了笑，幽默地說：“喲，打到耳朵上去嘍，說不定還把它打成個鬻子了

呢！”然后，轉过身来，手一揚，吼道：“这发报廢了，不算！”

“不算？”人們以惊訝的目光瞅着牛子，問他道：“怎么不算呢？”

“当然不能算，这个不过硬，不要！”

“要算的，按規定也应当算命中！”陈冬春急冲冲地插上来嚷道，“要不算，我那五发都不能算，修正量是你摸出来的，我……”陈冬春說着說着不知是气的，还是激动的，两眼有点泪汪汪了。

多么棘手的一場比賽呀！我这个裁判員該怎么样收拾这个局面呢？按說，这发子彈是可以算作命中的，然而，我知道要把牛子說服了却不是件容易事。我看了看表，時間將近中午，上午重新比賽，已来不及了。我跟两个小分队的干部临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暫時不打，回去再作研究。

#### 四

从几次簡單的接触中，使我感到我的老战友牛子身上有些东西在发生着变化，这种細微的变化正象分隊長說的那樣，有时让人捉摸不透。下午，我和徐进同志商量了一下，想出了个一举两得之計——帶牛子一起去海边打猎：一来可以和他心平气和地談一談，二来可以亲眼觀賞一番他的“快三枪”，再进一步摸摸这个神枪手的底。

風比上午小多了，汹涌的海涛也平息了下来。西斜的太阳以它那金色的光輝照射着大海，湛藍的海面上粼光閃



閃。大海，把它那怒涛冲天的暴烈性格收敛了，显得柔和美妙。我和牛子一边欣赏着这海上的景色，一边沿着崎岖的海边小道慢慢走着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海上竟然连只鸟儿也没看到。我只管跟随牛子往前走，又绕过了一个山角，牛子猛然停住脚把我拦住，迅速地提起枪来悄然朝着山那边的一片海涂迂回了过去；到了一堆礁石后边，伏下身去托枪朝前瞄去，我这时才影影绰绰看到一群海鸭儿正在海涂上啄食。

我屏住呼吸轻步往前靠了靠，在一边伏下身来，两眼紧紧盯着牛子，一颗心莫名其妙地在胸膛里噗通噗通地跳了起来。牛子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，不慌不忙地瞄着、瞄着，约摸瞄了五分钟，没有开枪。又过了几分钟，他还是没有开枪。我的心跳得更激烈了，额角上渗出了大颗的汗珠子。又过了好一阵子，忽然听到啪啦一声，枪机倒了，可是子弹却没有出膛。我想兴许是哑火了，不料，紧接着枪机又啪啦倒了，而枪声依然没有响。枪机啪啦啪啦连倒了十几次，枪一直没有发火。我再也沉不住气了，心想：这家伙怎么搞的？难道会出这么多故障？我刚想爬过去问个究竟，突然砰地一声，枪响了，一只海鸭儿应声噗楞着翅膀跌在海涂上，其余的惊得往上飞，就在这一刹那，砰！砰！又是两枪，随着枪声两只海鸭又栽落下来。

“好啊！”我惊呼了一声，拔腿就要往下跑，但我一看牛子却又把迈出的脚步煞住了；他似乎没有看到落下来的海鸭儿，还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端着枪朝海涂上瞄着，那架势